

資治通鑑卷第五

西提周紆五

起屠維赤奮若盡旃蒙大荒落凡十七年

江

報王下

四十二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于秦

秦

置南陽郡

秦魏楚共伐燕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

立

四十四年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灋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灋削灋削則國弱國弱則

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瀟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陜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陜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

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旣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今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

奢爲馬服君與廉藺同位以許歷爲國尉 穰侯言
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初魏人
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
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爲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
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
簣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
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簣中
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
人鄭安平遂操范雎亡匿更名姓曰張祿秦謁者王
稽使於魏范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

王見之於離宮雎佯爲不知求巷而入其中王來
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
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
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
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踈
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
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
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
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
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

莫肯鄉秦耳王蹠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蹠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

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爲客卿與謀兵事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關與不拔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睢日益親用事因承閒說
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
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
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
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
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
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
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戰敗則結怨於百
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
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
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
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觀四貴之用
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
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
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
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
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
非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
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睢爲丞相封爲應侯魏王使
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須賈驚曰范

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遂為湏賈御
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湏賈怪其久不
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湏賈
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
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
請諸侯賓客坐湏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而馬食之
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湏賈
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 趙惠文王
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為相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臣光曰穰侯
援立昭王除

其災言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
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疆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
恣驕貪足以買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
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搯其吭而奪之
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
甥之恩要之睢真傾危之士哉秦王以子安國君為

太子 秦伐趙取二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

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
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
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
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
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
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

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

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今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又伐韓取注人 齊襄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 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田單

為趙相

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今太子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

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楚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黃歇為相封以淮北地號曰春申君

五十三年楚人納州于秦以平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

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爲華陽君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亡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

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媯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媯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媯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問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

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齧爲裨

通鑑卷五
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于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

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疆秦不務為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齧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

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曰然蘇代曰
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
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
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
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
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
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
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
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
割六縣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
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
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
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
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
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
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不如
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
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
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
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

通鑑卷五
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
深讎也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
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
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
韓魏聞之必盡重王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
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
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
卿以一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諸大夫皆以爲秦
伐趙於魏便孔斌曰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
不勝趙則可承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已

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何敝之承大夫曰縱其
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
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
言鸞雀處屋子母相哺啣啣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
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
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鸞雀乎
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
黃金束帛聘以爲相子順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
道吾道固爲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
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

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魏王郊迎以爲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子順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文咨曰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麤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麤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旣成民又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凡

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

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
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
爲秦乎 秦王欲爲應侯必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
君所乃爲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執之遣使謂趙王
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抵虞卿虞卿
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
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秦
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將兵復伐趙武安君
病不任行

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益發卒佐陵陵亡

五校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
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
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
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
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
齧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
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
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
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
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

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我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

通鑑卷五
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軟此血於堂下
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
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爲上客於
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
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
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
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爲救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
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
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
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爲帝於

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且梁未
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
怏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
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
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
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
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柰何睹其一
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
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

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 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在車騎過之公子

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敕晉鄙令救趙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闕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日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

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佗端而欲赴秦軍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嬴屏人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爲如姬報其父仇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俱至

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齧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齧數

却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王與應侯群臣謀曰白起之遷意尚怏怏有餘言王乃使使者賜之劔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齧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爲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趙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臯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欲見之兩人不肯見公子乃間步從之游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爲羞乎爲裝欲去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欲封魯連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

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異人以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侯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子居中不其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然則柰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子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今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

不得爲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承間言於太子曰子異人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爲嗣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嗣因厚餽遺異人而請呂不韋傳之異人名譽盛於諸侯呂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旣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異人與呂不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脫亡赴秦軍遂得歸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

五十九年秦將軍樛伐韓取陽城負忝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樛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

資治通鑑卷第六

朝散大夫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護軍賜紫金魚袋馬島秦勅編集

秦紀一

一起柔屯敦牂盡昭陽作噩凡二十八年

昭襄王

五十一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

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灋而身死者次也名僂辱而身全者下也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信功臣孰與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羸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遂延以爲上客因薦於王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爲相國澤爲相數月免

楚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

令荀卿者趙人名况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

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
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
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
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
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
兵者感忽悠闇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
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
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
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
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
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
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
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
覆胷腹也許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
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
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
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
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
之者潰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
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

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好士者彊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彊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彊政令不信者弱重用兵者彊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彊權出二者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胄帶劔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

利其田宅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
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
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
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黜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
上者非鬪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
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
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
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
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
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
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
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
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故湯武之
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
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
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
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
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
善請問爲將荀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

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
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
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
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
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
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
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
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
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
能怒夫是謂之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
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
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
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
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
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
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
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
死職上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
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

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僚刃者死奔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訶謳而樂之遠者竭蹙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

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燕孝王薨子喜立 周民東亡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囂狐之聚 楚人遷魯于莒而取其地

五十三年穆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
五十四年玉郊見上帝於雍 楚遷于鉅陽

五十五年衛懷君朝於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是爲元君元君魏壻也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以子楚爲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衰經入弔祠燕王喜使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反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群臣皆以爲可乃發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鄯卿秦攻代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爲爲王也燕師至宋子趙廉頗爲將逆擊之敗栗腹於鄯卿秦樂乘於代追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將渠爲相而處和趙師乃解去趙平原君卒

孝文王

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爲莊襄王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夏姬爲夏太后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

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為陳利害曰為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也

莊襄王

元年呂不韋為相國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

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既不祀周

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

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

蒙驁伐韓取成臯滎陽初置三川郡

楚滅魯遷魯頃公

於卞為家人

二年日有食之

蒙驁伐趙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

三十七城 楚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爲郡而封於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爲都邑宮室極盛

三年王齧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蒙鰲帥師伐魏取高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誠門下曰有敢爲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

信陵君而泣以爲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爲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鰲於河外蒙鰲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執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

通鑑卷六十一
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

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編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請再拜辭罪王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矣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歲而卒韓王徃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

其子辭之 五月丙午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
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稱仲父 晉陽反

秦始皇帝上

元年蒙驁擊定之 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
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並北山東注
洛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
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填闕之
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關中由是益
富饒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趙以廉頗爲假相

國伐魏取繁陽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
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
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
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
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
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
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
以爲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
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

三年大饑

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趙王以李牧爲

通鑑卷六
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佗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死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李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

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秦自隴以西有縣諸緄戎翟獯之戎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遂發兵伐義渠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四年春蒙騫伐魏取囑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七月蝗疫令百姓納粟千石

拜爵一級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

五年蒙騫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城初置東郡初劇辛在趙與龐煖善已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於秦廉頗去而龐煖爲將欲因其敝而攻之問於劇辛對曰龐煖易與耳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煖禦之殺劇辛取燕師二萬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觀津人朱英謂春申

君曰人皆以楚為彊君用之而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崑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憂許鄆陵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伐魏取汲

夏太后薨

蒙鶩卒

八年魏與趙鄴

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

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王宿

雍巳酉王冠帶劔

楊端和伐魏取衍氏

初王即

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已乃詐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於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為毐國政事皆決於毐客求為毐舍人者甚眾王左右有與毐爭言者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斬年官為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毐敗走獲之秋九月夷毐三族黨與皆車裂滅宗舍人罪輕者徙蜀凡四千餘家

遷太后於雍貧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
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之闕下死者二十七人
齊客茅焦上謁請諫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
者邪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二十七人臣
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
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而逃王大怒曰是人
也故來犯吾趣召鑊烹之是安得積闕下哉王按劍
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徐行至前再拜謁
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
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

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茅焦曰陛下
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
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
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
伏質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乃
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爲
母子如初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
子者甚衆進之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妹欲進諸楚
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乃求爲春申君舍人已而
謁歸故失期而還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

通鑑卷之六
臣之妹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曰未也春申君遂納之既而有娠李園使其妹說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之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李

園妹爲王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今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主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其實王也王今病旦暮薨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何謂無望之

人曰君置臣郎中王薨李園先入臣爲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死士使刺之投其首於棘門之外於是使吏盡捕誅春申君之家太子立是爲幽王 楊子灋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不忍誅

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灋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王服御者衆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
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
而齎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
斯至驪邑而還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
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
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
之中卒兼天下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狸陽兵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楊
端和伐趙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撩陽桓齮取鄴
安陽 趙悼襄王薨子幽繆王遷立其母倡也嬖於

悼襄王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
國 文信侯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
之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
河南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
蜀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誅

十二年文信侯飲酖死竊葬其舍人臨者皆逐遷之
且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
視此 楊子澹言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
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
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 自六

月不雨至于八月發四郡兵助魏伐楚

十三年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秦師敗績桓齮奔還趙封李牧爲武安君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韓王納地効璽請爲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灋術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滯之靈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

臣觀征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爲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灋誅之王以爲然下

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楊子灋言曰或

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非憂說之不合非邪曰說不由

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

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

孟番吾遇李牧而還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

善王即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發卒受地於韓 魏人獻

地 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太半

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華陽太后薨 趙大饑 衛元君薨子角立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

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

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

通鑑卷六
三
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還從太原上郡歸 太后薨 王翦屯中山以臨燕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奔代自立爲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 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魏景湣王薨子假立 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湏也項

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爲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聽太子聞衛人荆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諸侯服

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軻許之於是舍荆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以奉養荆軻無所不至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胷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柰何遂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爲之副使入秦

資治通鑑卷第六

資治通鑑卷第七

秦紀二

起閼逢闔茂盡玄
默執徐凡十九年

始皇帝下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
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
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搤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荆
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
而秦瀟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
共搏之且曰王負劔負劔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
股荆軻廢乃引匕首擲王中銅柱自知事不就罵曰

通鑑卷七
慶
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遂體解荆軻以徇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
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
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令殺太子
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
進兵攻之 王賁伐楚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
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
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
曰王將軍之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

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
王假降殺之遂滅魏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
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
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
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
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
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
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
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

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
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
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請美田宅甚
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
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為子孫業
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
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怛中而不
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
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
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
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
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
石超距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
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
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畧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臣光曰

勝一軼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逐禍使
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
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
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

鄰親其義六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疆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陳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踐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鑿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入七首疆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

王嘉

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

五月天下大酺

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

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

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

勝相齊多受秦間金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

反間勸王朝秦不脩功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

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

者為社稷邪為王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

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

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

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

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

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齊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栢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勦力以保國家也彛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

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王初并天下自以為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 丞相綰等言

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桀於咸陽十二萬戶

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稽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

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
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
祕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
名山大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
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
之徒稱有僊道形解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
傳習之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
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
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
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

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
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
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
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
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博士曰湘
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始皇大怒使刑
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
千金之產欲爲韓報仇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張良令力士

通鑑卷七
操鐵椎徂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
大索十日始皇遂登之杲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
門壞城郭決通堤坊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
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軍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爲兵畧取南越
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
嶺與越雜處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

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
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
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威振匈奴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築長城及
處南越地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
學今天下已定灋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
學習灋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
首相與非灋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
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
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

通鑑卷七
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誥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十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灋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

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椁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 盧生說始皇曰六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

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今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怒，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群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候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灋，孔子今上皆重灋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遷河北榆中三萬家，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

藉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
二十里從陜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
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之朶見巨魚
射殺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
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
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
未付使者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
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
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
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
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
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
與之爭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灋
舉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
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灋應死始皇以高敏於
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旣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
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
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
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
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

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爲然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爲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

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爲護軍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爲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爲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

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盡閉之墓中 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

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揚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臣光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辜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二世皇帝上

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 秦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

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柰何趙高曰陛下嚴灋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

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灋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斫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灋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廡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

室振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
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
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
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
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召趙高而
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
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
盡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
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橐皆令自齎
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人

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
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
通度已失期失期灑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
乃殺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
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
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
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
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
將兵徇蘄以東攻鉅鄴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
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

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爲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

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謂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益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轡滎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趨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

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閔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度河至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后畧地攻得然后下

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毋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旣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

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與群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鷹畧上黨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

劉邦字季爲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旣而季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老口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

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灑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畧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爲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爲燕

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
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
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
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
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
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顧
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
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
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
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

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
養卒爲御而歸 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
子寧陵君咎爲王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
皆欲立周市爲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
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
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爲魏
王市爲魏相 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資治通鑑卷第八

秦紀三

起昭陽大荒落盡
闕逢敦牂凡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與
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
壯兵敗於薛走至咸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周章出
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餘日
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
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
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已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

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守滎陽悉精兵迎秦
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
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
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
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
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
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銍人伍逢將兵居許章邯
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誚讓
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今益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
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音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

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
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
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
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
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
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
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榮然行恣
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
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
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

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
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
將詐爲二世書以詔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
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
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
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
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
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
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
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 陳人

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郟陳王聞
之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
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
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二世益遣長
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
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
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王
以降初陳涉旣爲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
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
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

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葬陳王於碭謚曰隱王初陳王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以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魏周市將兵畧地豐沛使人招雍

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克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爲趙王居信都東陽甯君秦嘉聞陳王軍敗廼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并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

兵復聚與番盜黥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爲楚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坐法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廼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群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廼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

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卬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 廣陵人召平爲

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廼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廼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更誘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

之有貴者今無待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其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其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

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
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
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懷
王從民望也陳委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
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
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
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
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
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

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
及周市魏王咎爲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
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齊田榮收其
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齊人聞齊王儋死乃
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爲王田角爲相角弟間爲將以
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引兵攻亢父聞田榮
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
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
屠之楚軍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
守濮陽環水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

王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間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迺立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灋者待事事來有以揆

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

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群臣卒弑簡公而取齊國此

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

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
劫進諫曰關東群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
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
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爲貴有
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濫下不敢爲非以制御
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
百姓尚何於濫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
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
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
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

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自殺
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由謀反
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
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
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
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遠秦地之陘隘不過千里兵數
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巨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
脩甲兵飭政教官闔上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
燕趙夷齊楚平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又北逐
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更剋晝平斗斛度量文

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三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傳會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爲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聞武信君死士卒

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
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魏豹下
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爲魏王 後九月楚懷王
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爲碭郡長封武安侯
將碭郡兵封項羽爲長安侯號爲魯公呂臣爲司徒
其父呂青爲令尹 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
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
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
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
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

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
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
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
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初楚懷王與諸
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
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勢願
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猾
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
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
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義矣今誠得長者

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
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畧地收陳王項
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攻秦壁破
其二軍

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 沛公攻

破東郡尉於成武 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

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
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
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
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被堅

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
有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
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
士卒凍饑項羽曰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
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
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
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
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
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
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

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爲上將軍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 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 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

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騫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

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印哉乃脫解印綬推與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遇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

諸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爲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齧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

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爲說客使諸侯 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

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畧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轅轅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齧戰犍東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

通鑑卷八
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
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
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
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
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
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
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齧
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
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銜
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 王離

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
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
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
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
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
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
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畧
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
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
灋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

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灋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又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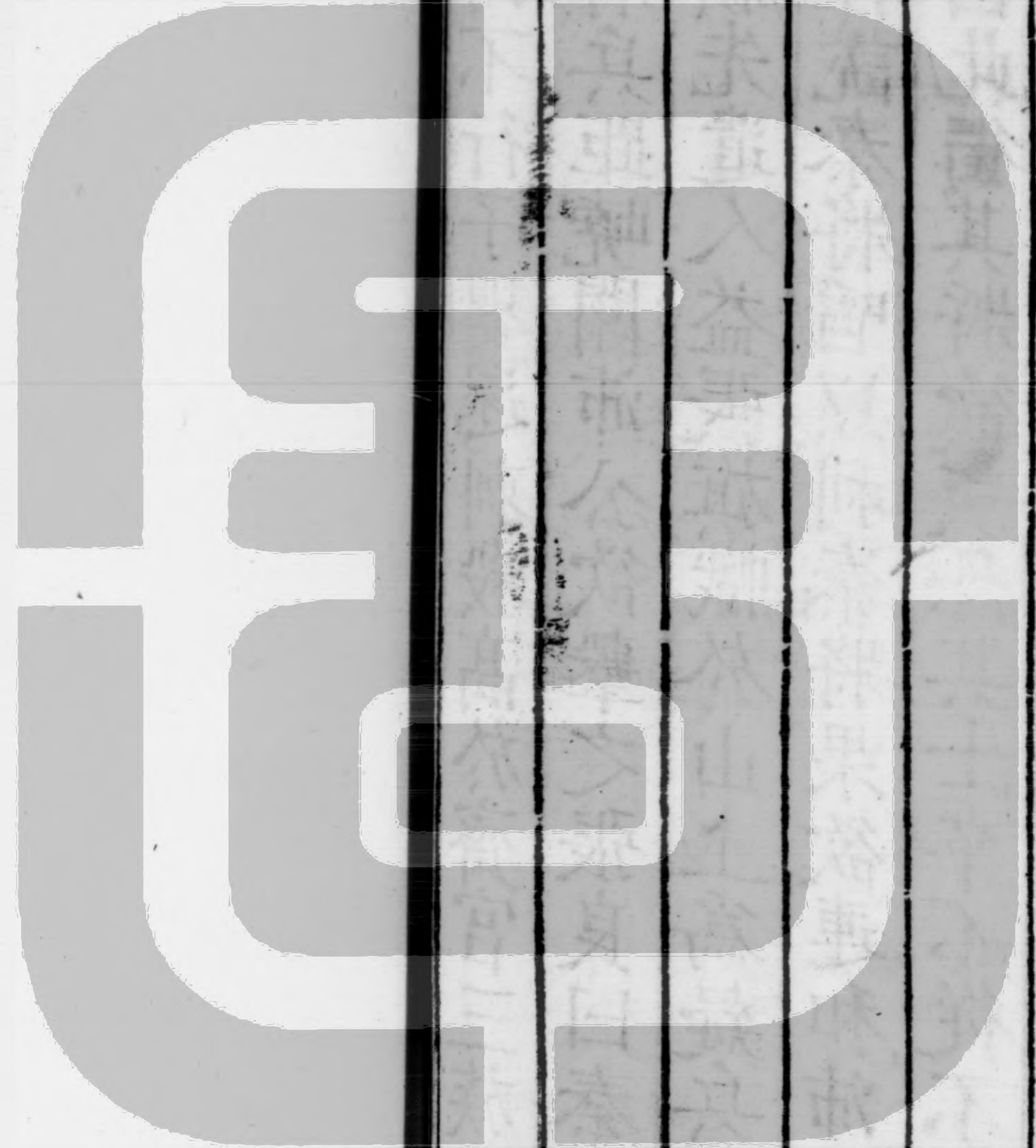
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 瑕丘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羽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灋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

通鑑卷八
侯咸率其衆西鄉八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
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
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
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水沈四白馬使使責讓
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及弟趙
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
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爲內
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
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
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

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
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
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
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
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
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
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
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
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
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

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
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
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
爲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
世杜南宜春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戒當廟見受
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
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
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
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
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
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遣
將將兵距峽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
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爲疑兵使酈食其陸
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
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
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
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	--	--	--	--	--	--	--	--



卷之二